

# 临汝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王朝栋

1938年2月,我在临汝县留王店小学工作时,经校长杜善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由杜善行同豫西区党委王志杰同志联系。1938年暑假,杜善行和我同赴洛阳,要求区党委的同志介绍我们到延安去学习,经王志杰、纪希文等同志的劝阻,我们返回临汝,随着形势的发展,待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下半年,党派何启光同志(现名张德群)到临汝主持党的工作。他的社会职业是洛阳行都日报社记者。随他到临汝的还有彦云同志、李岱同志。何启光同志是中共临汝地委的负责人,其组织成员有贺崇升同志、彦云同志,其他不详。临汝地委负责临汝、鲁山、郟县、宝丰、伊阳(汝阳)、嵩县等县党的工作。1938年冬,成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何启光同志任县委书记,杜继甫同志任委员,杜善行同志任统战委员,李岱同志任宣传委员,彦云同志任妇女委员,我任组织委员。县委以下还没有支部,包括焦村、半扎、庙下等,城内省立十中设有一个支部。在豫西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一些工作:

一是举办了党员学习班。由何启光、贺崇升等同志主讲党的建设、阶级斗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基本知识,为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程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编写墙报,摘录新闻,宣传抗战形势。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战三个阶段(战略退却、相持阶段、战略反攻),让群众了解当时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只要坚持斗争,必能得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妥协的罪恶活动,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另外,刷写大字标语如“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投降妥协”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把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力量。在庙下镇小学,由李岱同志组织歌咏队,并向群众开展演唱活动。举办失学儿童识字班。由彦云同志协助桂友筠(不是党员)在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日前,声势浩大的第四届汝瓷小镇瓷窑集系列活动在我市中国汝瓷小镇拉开帷幕。

汝瓷发源于汝州,素有“汝窑为魁”之美誉。汝瓷历经千年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已成为影响世界各地、代表河南的特色之一。汝窑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因产于汝州而得名,与官窑、哥窑、定窑、钧窑齐名。汝瓷有两大特征:首先是其釉层中气泡的独特排列,形成青中泛蓝、蓝中融青的奇丽釉色,具体说如豆绿、天蓝、月白、天青;其次是汝瓷开片形成的独特纹饰,所谓“蟹爪纹”“蝉翼纹”“冰裂纹”“鱼鳞纹”。

正是这独有的气质,才使汝瓷在世界瓷林中一枝独秀,一脉相承。

近年来,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平顶山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汝州市委、市政府秉承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发展理念,深入推进汝瓷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汝瓷

东关开办识字班,吸收穷苦的工农失学儿童参加,教他们识字,唱救亡歌曲。

三是搞统战工作。由杜善行负责,与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团管区的一些军官联系,争取他们支持。

四是培养和输送干部。1939年4月,县委决定派送李岱、彦云和我三人去确山竹沟学校(当时叫新兵训练队)学习。数月后,我们都因病返回原籍。1940年春,何启光、李岱、张魁五、李中立等同志均赴豫皖苏边区工作。

五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当时原有的几个党员是:何启光是党的主要负责人。那时强调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所以多数党员都是个别与何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淮阳地委书记,后调中央组织部、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代办、驻越南大使馆参赞,曾任驻古巴大使,驻巴西大使,驻朝鲜大使;彦云,原在假师岗村一带搞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到临汝;李岱,原在一个话剧团工作,1938年回临汝家乡在庙下镇小学工作,同在一起的有杜继甫、李广兴(现在云南省禄劝县商业部门工作);王朝栋,曾在半扎镇、临汝镇、庙下镇小学工作,1942年2月与李广兴同赴洛阳邮局工作;杜善行,焦村小学校长;1938年从陕北调来两个同志,李书田、王正飞,另一个名字忘了,都在焦村工作不久都走了,李是南召人,王是镇平人;文明魁,陕州棉校学生,随学校迁临汝,现在郑州市河南省银行学校工作。

当时党内的一些文件、书籍,分别在杜善行和我家里保存,我曾把它藏在夹墙里。因国民党军队占住我家房子,并要扒墙开窗,经我母亲哀求未扒,待军队走后,我母亲恐以后发生问题,就从夹墙取出来全部烧掉了。

1939年后,国民党反动派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法”等法令,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我们的行动也遭到了监视,政治形势日益恶化。1940年初,组织上决定转移力量,号召能走的都到豫皖苏去,不能走的都要自谋适当的职业掩护起来。1940年4月,何启光同志赴豫皖苏工作,路经临汝镇时见到了我,说他走后由王子平同志来接替他。王子平的爱人赵惠贞同志也要来。何走后,王子平同志到临汝,见到我,经我介绍,他到西南乡杨楼村小学教书。不久赵惠贞也去了。王子平

同志和我商定,他改名王文德,家住洛阳,他哥名叫王文道。1940年冬,放寒假前,我曾到杨楼小学看望他们,王子平对我说,他将要到陕西去。问他需时多久,他说说不定。问他走后是否来人接替,他说可能没有。我说,如没人来,以后怎么办?他要我设法隐蔽起来。后来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见杨校长,他说王文德回家了。我虽然心里明白他一定是去陕西了,但却回答说:“他回洛阳看他哥去了。”

王文德走后,一直没人再来,当时同志们已各奔前程。我和李广兴在万般无奈中于1941年秋报考了邮局招收邮务员的考试,都被录取,1942年2月,通知我们到洛阳邮局报到,参加业务训练。

1942年3月,延安党组织派王庆年同志找到了我,他的任务是采购医药、医疗器械,并通知所有留在豫西的同志去延安。当时杜善行在河南大学求学,王庆年同志说是王志杰、王子平同志让他来找杜善行和我的,我因家庭的实际困难和受邮局保结的限制,说明暂时不能立即前往,并请他回去后向组织上转告清楚。王庆年说:“你暂时不能去也就算了,你的情况,我会向组织讲清的。如果以后长期没有人来找我,你也不要以为党把你忘了今后不要贪图多做事,要很好地埋伏起来,只要能够保存住自己,就是成绩。”

走时他还留下一个通讯地址,是陕西耀县柳林村王方福收,要我只能在半年以内向那里去信,超过半年就不要向那里去信了。6月间,学习结束,我被派到南阳邮局工作,行前,我按址给王庆年发去一信,告诉他,我到南阳“油店”工作了,但是没有接到回信。

1943年春,我在南阳邮局接到从洛阳寄给我的一件平信。是陈××(名字忘了)写的,信中写着:“我这次做生意到洛阳找你,知道你已去南阳了,下次出来,我一定去见你。”又道:“我前天到吕祖庙去抽签,说今年可见小运,明年要见大运。”我领会这是暗示形势的好转,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又派人来了,但信上只写着“洛阳旅次”,没写明地址,我干着急,也没法回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被派到巩县邮局工作。12月23日上午敌伪持电令将我拘捕。电令上写着:“查奸匪王朝栋现任巩县邮局局

长,是豫西奸党主要负责人,经常把奸党的文件及经费寄给周口其妹王凤娥,仰查报。”他们搜查了我的住处,搜走了十几本抗战歌曲和文艺图书,并拿走了几封信(大都是彦云寄给我的,她当时在武功西北学院上学)。把我带到伪县府,由张秘书和我谈话。另外他们又到局里调查,也没有发现我寄款寄文件的情况,经全局职工(局长除外)联名具保,他们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于24日下午把我释放了。

我深感离开党的苦闷,怀念党的心情更加迫切了,我写信告诉了李岱,他很快到巩县找我。我们商议着怎样能到解放区的问题,最后确定到南京梅园新村去找中共代表团,我让李岱先到淮阳我妹妹王凤娥那里等我。另请电信局一个同志代编个假电报,说妹妹有病了,要我去看她。我用这个电报,请准了十天事假,就到淮阳和李岱一同赴南京。时在1946年4月。

李岱和我先后分别见到了代表团的同志。他们详细地询问了我俩的情况,我们要求留在代表团,将来把我们带走。他说:“代表团是负责和国民党上层进行谈判的,不负责其他事务,团里的人数有定额,万一哪个同志外出遭事,我们还能把他要回来,再多增人是不行的。”我们要求去解放区。代表团的同志说:“据我们所知,去山东解放区的交界处,敌人封锁甚严,不容易通过。”我们要求介绍到进步的书店当学徒。他也说没有合适的地方。他要我们可能时仍回到原处,待一有机会,就通知我们,或解放军打到时,跟随部队走。就这样,我们只好回来,行前,发给我们几元路费,又特别嘱咐我:“你出去要注意特务的盯梢,万一出了意外,你们可要记住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啊!”

我回到巩县,李岱返回临汝。5月间,我接到代表团寄来一信,仍说没有机会,要我等候。1946年7月,解放战争爆发了,从这之后,我和组织上就没有联系了。

1947年初,我调到郑州邮局工作,直到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我才获得了新生!

(该文根据1982年5月1日在郑州与王朝栋座谈时的录音整理而成)

整理:史占京 李翔宇  
来源:汝州党史

## 到汝瓷小镇走一走

李晓伟

产业的培育发展,进一步宣传推介我市的文旅资源,塑强“汝瓷知己·汝州等你”的城市品牌,擦亮“汝瓷”这一闪亮的国际品牌,叫响平顶山“汝瓷之源”,助力全市陶瓷文化产业振兴发展。

“十里蟒川河、十里大窑厂”。汝瓷小镇同时与蒋姑山和九峰山两个生态旅游景区相连接,汝瓷文化与山水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目前已发现宋、元以来40余处古窑址,园区中的严和店在北宋时期就是中原地区最大的青瓷烧制中心。2013年5月严和店窑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汝瓷小镇按照文物保护、生态旅游、非遗传承、艺术创新的指导原则,彰显“文化+生态+产业+旅游+健康养生”的新型文化产业发展思路。设计规划以功能分区明确,产业布局合理为原则,分为“一河五区两主线”;“一河”即蟒川河;“五区”即严和店古窑址保护区、特色文化商业街区、蟒川河滨水

生态旅游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区、艺术家集聚区;“两主线”即汝瓷文化传承发展主线、戏剧艺术传承发展主线。

以瓷为媒,讲好汝瓷故事。活动期间,除了集中展示当代汝瓷艺术之外,不但有汝瓷大集、非遗大集、娱乐大集、百货大集等休闲娱乐业态,还有第三届汝瓷茶席大赛、第六届CHINA中国陶瓷艺术设计大赛获奖作品收藏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作品展、“中国汝瓷小镇杯”国际环境雕塑陶瓷创作大赛收藏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及赛事。同时,“四季春晚·千乡万村唱起来”——2024年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汝州)暨河南省“咱村有戏·千乡万村唱起来”系列活动及打铁梨花、戏曲表演等非遗展演和文娱活动也相继开展,让这场活动热辣滚烫、热气腾腾。

汝瓷的美,在于它不轻浮、不张扬,温润如玉,不温不火,这种最为本真的美,才是其精髓所在。中国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说汝瓷

为: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善尽善美也。

如今,经过几代汝瓷艺人的不懈努力,让汝瓷“青”为其色,“玉”为其骨,“新”为其魂,先后恢复研制出了汝窑豆绿、天蓝、月白等十多种釉色,研制开发出汝瓷瓶、尊、炉、洗、碗、盘、兽、人物、茶具、文具、酒具等共十多种数百个品种,随着汝瓷小镇的开发建设,汝瓷,已由传统化制作向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大踏步迈进。

岁月沧桑,风云变迁。漫步汝瓷小镇,“汝瓷”元素弥漫在山岚间,让这座小镇越来越发深邃幽雅。追梦汝瓷,让我们从小镇出发。一条路,只要有人走过,就一定留下脚印;一个梦想,只要有人去为之奋斗,就一定

能留下一个瞩目的背影。

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站在小镇的山坡上,脚下的瓷砖一览无余,气象万千;远处的群山连绵起伏,叠岚青翠,看云卷云舒之际,将由衷感叹“小镇只一日,汝瓷越千年”。

后来渐渐发现,在汝州城区的大街小巷,有着如此多的烩面饭馆,凡是卖羊肉汤的饭馆几乎都有老式烩面,如富民一街的陈记羊肉、丹阳路的丁记羊肉、望嵩路的即记羊肉,这些羊肉汤馆的老式烩面同样做得有滋有味。这么多的饭馆,不仅丰富了我的味蕾,也让我越来越喜欢着这老式烩面。

等我走遍了汝州的乡村,更多的老式烩面吸引着我。寄料镇老影剧院门口的金记烩面,临河的门面,窄窄的宛如一根鸡肠,只一间,直通到老后面,每去一次,总是坐满了食客,闹腾腾红火。

或许是时代的发展使然吧,我先前吃过的汝州老式烩面,饭馆总是烟熏火燎的样子,地上墙壁上桌子上都是黑魆魆的油膩膩的,仿佛是从古代延续过来的老店,没有一点新潮的装饰,很多的食客不修边幅,大嗓门说着话,毫无顾忌地抽着便宜的烟卷,夏天的时候顶多配上一个大吊扇,冬天就靠炉膛里的火取暖。我却喜欢着这样的氛围,它让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把一碗烩面连汤带面吃得一点不剩,在这样的饭馆里吃烩面,真的是一种大大快

乐的享受。

不知什么时候,随着城市的提升改造,伴随着老门面的渐渐消失,老式烩面也越来越难觅踪迹,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滋补烩面的兴起。说实话,我的味蕾至今难以接受新潮的滋补烩面,那些粉条,那些鹌鹑蛋,那些木耳,那些枸杞,却总让我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抵触情绪,或许是怀旧的惯性思维在作祟吧。偶尔,被朋友邀请着去滋补烩面,面对这五味杂陈的滋补烩面,我的心里同样五味杂陈。

于是,我经常去那些小街寻找不可多得的老式烩面,如若发现一家味道很好的饭馆,更是如获至宝。当我去到一些乡镇的时候,似乎这样的寻找会容易了一些。而这样的饭馆,总会进入我之后品尝老式烩面的路线图里。

如今,在汝州城区,仍然有几家做老式烩面的饭馆,我也总会时不时去光顾。半块死面锅饼,一碗烩面,最多再来一瓶汽水或者菠萝啤,足矣。

我想,对于汝州烩面的喜爱,我是深入骨髓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生活的慰藉和情感的寄托。

喜欢你一辈子,汝州老式烩面。



## 汝州文庙北齐造像碑

刘孟博

北齐造像碑

汝州市区文庙院内,收存有古代造像碑一块,因年代久远,碑身已断为两截,所刻造像亦多有残缺。据相关资料介绍,该造像碑镌刻于北齐时期(550年~577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关于该造像碑的来历,尚不得而知。笔者在清代金石碑刻目录著作《寰宇访碑录》中,查阅到汝州法行寺内,古时曾有一块刻于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四月的造像碑,此后该碑下落不明。如今文庙院内存放的北齐造像碑,是否就是法行寺内旧有的北齐造像碑,还有待于观看碑身的造像记后,再做确定。

文庙所存北齐造像碑通高1.5米,宽0.75米,厚0.23米,全碑身首一体,无碑座,碑阳、碑阴雕刻雷同。碑首呈半圆形,雕刻四龙盘绕浮雕图案,龙首分垂两侧,向下口衔碑侧上沿。碑首正中处刻一尖楣拱龕,高29厘米、宽22厘米,龕内浮雕一佛二菩萨。碑阳分为上下两部分,碑阳上部正中刻一拱形大佛龕,高51厘米、宽61厘米,门楣饰忍冬纹,拱龕内浮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主尊高38厘米,结跏趺坐于仰覆莲花须弥座上,圆形背光,身着袒右肩袈裟,二弟子及二助侍菩萨分立左右。碑阳下部佛龕内,雕刻供奉者形象,另有博山炉、护法狮子等。同时,在碑身左右两侧均雕有佛龕,其最上层为帷幔式佛龕,上部饰有幔帐,装饰有花绳、幡带,龕内浮雕一佛二菩萨像。佛龕下部整齐地排列着八层二十四个小龕,每龕均有一坐佛。该造像碑人物形象脖颈短粗,双肩齐平较宽,胸部微隆,躯体粗大,上身较长,下身较短,袈裟、裙子较短,脚脚裸露较高,衣纹概括括括,充分表现了北齐时代独特的纤巧风格。碑身最下部的造像碑记,其文字似隶似楷,且有篆书相杂,朴拙浑厚,属魏碑书体。

北齐国许谧,从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称帝都邺开始,到公元577年幼主高恒亡国为止,仅经历了六帝二十八年。然而,在其统治集团据有的地盘内,拥有“寺院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佛教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北朝历史上的皇帝多崇信佛教,北齐文宣帝高洋嗜杀成性,然其“酷喜释氏”,痴迷于营造石窟佛像,上行下效,民间佛教造像也极为兴盛。当时除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由皇家主持开凿外,诸多的佛教单体石造像,包括造像碑、背屏式造像、圆雕造像和造像塔等,则多为一般信徒们捐资营造,它们多出自民间工匠艺人之手。造像碑体积小、资用少、便于移动的特点,受到众多僧徒及民间信仰人士的喜爱。

据《汝州市志》记载,公元550年后,现今的汝州市境内作为北齐与北周两国的交界处,曾交替隶属于北齐和北周两国拥有。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汝北郡移治于汝原县城(今汝州市城区),寻改为汝阴郡,并废治城入梁县,汝阴郡领梁、汝原二县,隶广州。北周保定三年(563年),改北荆州为和州(仍治南陆浑县),并改汝阴郡为汝北郡。汝北郡领梁、汝原二县,隶和州。北齐承光元年(577年),改汝阴郡为和州(移治汝原县城)。和州领梁、汝原二县,隶南襄城郡(治隔城,即今河南桐柏县西北)。

佛教造像碑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集雕塑、绘画、工艺、书法、建筑艺术于一身,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汝州文庙所存北齐造像碑刻工精细,刀法娴熟,形象生动,线条简练流畅,是一块十分珍贵的佛教造像碑。说它珍贵,一是造像时代较早;二是雕刻技艺精湛;三是保存相对完整;四是通过该碑可以看出我国北齐时期的佛教兴盛之貌,是研究北齐时期佛教传播发展难得的实物资料,对于北朝时期的政治、宗教、历史、地理、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有着较高的意义和价值。第五,重要的是,该碑是汝州现存最早的

古代碑刻之一,实属稀世珍品。

### 汝州文物

## 汝州老式烩面

魏郭

吃过很多地方的烩面,我还是喜欢汝州的老式烩面。那奶酪一般糊嘴的羊汤,只有细细几片的羊肉,又宽又长的海带丝,粗大的老葱头,滑溜嫩白的烩面片,裹着厚厚羊油的辣椒,一碗老式烩面吃完,说不出的敞亮劲儿。

第一次吃烩面的情形如今依旧历历在目。那是二十八年前的夏天,刚刚参加工作的我,还不会做饭,一直在街上东一嘴西一嘴地买饭吃。在单位同事的推荐下,我第一次到汝州剧院对面的饭店一条街吃烩面。

这是一条一端连着望嵩路,一端连着前火神庙街的拐尺形美食小吃街。一溜儿的饭店,集中了很多知名的美食,有烩面、羊肉面、焖面、大盘鸡、杨楼水饺等等。记得那家烩面馆,就在靠近前火神庙街往里走大约五六家的样子,做饭的灶台临着街,后面是二进深的饭堂,一直延伸到文庙的后面。那时候文庙最北头的部分与文庙还不相连,是一个单独的大杂院。那家的烩面据说在那一条街做得最好,每天中午饭时都是一座难求。

等我下班赶到那儿的时候,虽然宽敞却黑魆魆的饭堂里已坐了很多。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叫

号机,也没有微信支付,都是去灶台跟前报一下饭,就坐在那儿干等。谁前谁后吃,全靠老板或者老板娘的心劲记着,吃了饭走人时再结账。

就坐在那儿喝茶,闲得无聊时剥几颗蒜头。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烩面上来了,羊肉就寥寥几片,又薄又小,喝了一口热辣辣的汤,真是又鲜又香,嘴上立马糊了一层油脂的感觉。那又宽又长的海带丝,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吃大烩菜或者乡村吃桌时才能吃到的美味,一下子就唤起了我的食欲。

拿起筷子轻轻搅拌,让每一根面条都充分裹满那鲜美的红辣椒汤汁,然后夹起一筷子放入口中。那雪白滑嫩的烩面片,看起来有点硬硬的而且筋道的,没想到,轻轻一嚼,冰雪融化了一般就碎了,仿佛煮熟的梨片。面条的爽滑与嚼劲在舌尖上跳跃,汤汁的鲜美瞬间在口腔中四溢开来。那滋味,既有面食的实在,又有汤汁的醇厚,让人吃了一口便欲罢不能。尽管屋里有大吊扇呼呼啦啦吹着,我还是吃得浑身冒汗,热汤,辣椒,绵长的面片,真是一种享受。第一次吃烩面,连那漂着一层红辣椒油的汤都喝光了,还有那几乎嚼不动的老

葱头。

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汝州老式烩面。那一家烩面,我跟着吃了有六七年的时间。有时候,甚至能中午连着吃上一星期而不腻烦。

后来进了汝州晚报社工作,有一次中午加班,同事们一起去中大街南门口对面路北的一家饭馆吃烩面。那一家烩面馆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饭馆还是药房的门面,大概两间那么宽,黑魆魆的土地面,灶台就在饭馆的西一间,高大的煤火上,坐着一个尖底的大铁锅,一位身材健壮的厨师肩膀上搭着一块油膩膩的毛巾,不停地生炒羊肉,再放入葱头,香味顿时溢满了整个饭堂。通入炉膛的助燃电风机把火苗子吹得呼呼舔着锅底,厨师用毛巾垫在锅耳把上,上下左右翻动锅里的羊肉片、葱头,火焰在铁锅里不时爆起,添入滚烫的热气,厨师忙着甩动长长的烩面片,围在灶台等着端饭的食客发出啧啧赞叹,有人偷偷嚼着啥喇子。

这个饭馆除了前面那一间多的饭堂,同样后面还连着一间,饭堂里烟熏火燎,到处是黑魆魆的,却坐满了食客。这一家的烩面同样是老式烩面的,味道又好,成了我又一个经常光顾的地方。